

北溪字義

一
函
二
冊
函

北溪字義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辨酬酢
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而所存者誠敬所發者
忠恕斯可立大本行達道而成參贊位育功效盡此心
之量而無歉焉古昔聖神明物察倫故能盡性踐形而
立人極也爰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
學發言措行多昧至理繇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濂洛關
閩真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閩漳北溪陳先
生爲朱門高第下學上達貫徹本末所著字義上下二
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

萬殊而一本毫分縷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咸確有定論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義邇流尋源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總括于是書矣浙江參林君進卿先生鄉人也自少講學卽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病舊刻訛謬特加校正敬重鋟梓以惠後學屬序一言于端榮卅角時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授讀遂於性理之說略知推究中歲提學廣浙亦嘗衍繹先生辭旨啓迪諸生顧愚昧寡陋弗克仰續遺休

第願吾黨之士玩是編者心領神悟力任斯道專志正
學俾漢晉以來詐謀矯激風流辭藻之習盡不足以眩
惑吾之趨向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遠且大矣用謹序
此爲讀者規

弘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後學

胡榮序

北溪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祕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

溫陵諸葛珏來莆一日是書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
崇端鏤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

舊序一

學以明道也學者止從事於口耳之間不究其源流本末終不能以見道其於全體大用總無當也道原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以至於無窮其間精一之旨固不可以言傳惟聖人生知安行自能徹始徹終而猶云學而不厭學者必須因流溯源從末探本真積力久至於其侯乃自得之故孔子欲無言而曾子功侯既至方以一貫詔之立唯無疑子貢亦至多學而識之後夫子始以一貫曉之乃恍然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四子載道之書也學者徒見其繁多何知

所爲一貫夫道一也原於太極而貫於天人之際者曰
命曰性曰理曰心曰德曰誠曰中曰和曰庸曰仁義禮
智信曰忠曰恕曰敬曰恭以至經權義利之辨真儒僞
學之分學者未能逐字體認其於源流本末體用分合
之際茫如也旣不能得聖人之所以貫又何以窺聖人
之所爲一夫六經四書之旨先儒之講論詳且備矣而
紫陽朱子尤集其大成顧周程張朱五之子書浩衍廣
博學者未能一覽而竟惟北溪陳先生親受業於朱子
之門所著字義二卷簡而該切而當蓋集周程張子之
旨而總折衷於朱子融會貫串從博歸約語不多而源

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燦若列眉洵經學之指南而諸大儒性理之提綱也或謂初學方涉流攬末豈卽能窺見原本必俟下學功至方可探索余謂不然譬如射者初學彎弓豈便能中的然不樹之的何以習而至於中若初學誦習時卽寓目於是書識其名目記其論議時習之下溫故知新始無歧向之患不然徒事口耳固屬無益甚或邪說謬解一入其胸次他日卽膠固而不可拔濯其不流於異端曲學者鮮矣則是書也正爲初學植根基立標的之綜要也永嘉舊刻旣不可得見桐川施翼聖得宏治舊本已鋟版以行而吾友戴葵亭後得

鈔本於竹垞朱先生處更加增訂詳校刊入以行於世
津梁後學之功殆非淺鮮也康熙甲午歲午月下浣小
長蘆後學顧仲謹識於讀書臺

舊序二

昔賢教人爲學必先識字識字者非徒記其點畫形象
辨其聲韻平側已也字各有義識字而不確究其義雖
識得此字何所用之故韓昌黎教人須畧識字非輕薄
譏笑世人也正以徒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爲無益也
然昌黎之言大概爲文章家聲韻錯誤言耳聲韻誤則
義亦多誤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爲言
也以故原道一篇首句云博愛之謂仁是全未見人之
原本爲後儒訾議不少是昌黎猶未得爲識字也北溪
陳先生之書世人或未之見者但聞其字義之名以爲

考訂字學之書耳夫字之爲數多至幾千萬古今字書自說文至玉篇諸種注釋畧備亦大概注其點畫形象音韻平仄及字之本義止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旣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其融洽其間體用分合源流本末無不綱舉目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創說也先生爲朱門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畧其旨貫串其理著爲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上達之途卽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而後

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
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其於聖門一貫之旨殆庶
幾乎禱向購是書不得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方
欲授梓而桐邑施翼聖亦得舊本鋟板以行第其間尙
有缺漏及字句訛謬者因復爲增訂以公諸世云時康
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海陽後學戴嘉禧謹
識於愛荆堂

舊序三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苟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愚竊謂學者生於今日而欲求儒者之學於微言既絕大義既乖之後舍聖賢經書儒先傳註雖其人具什伯敏妙之資英特之識亦孰從而求之哉六經之書火於秦雜於漢湮塞翳蔽千五百餘年自宋興而真儒輩出至朱子而集其成晚年折衷諸儒之說又加廓大而光明之著爲章句集註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由是斯道不傳之旨煥然如日月中天學者苟篤信而

死守之如昌黎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更何患
微言大義之不可得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柰何近
世之爲儒者之學者盲廢前經妄自標提宗旨如曰良
知曰慎獨曰知本曰靜中養箇端倪曰隨處體認天理
凡此種種謬說摘字破句改頭換面率以異氏之本旨
而假借文飾以聖賢之語言其於正道黷者明攻肆詆
懦者陽奉陰違復有村夫子鄉學究者如麻叢出於其
間妄謂羽翼經傳舐筆蘸墨肆然自託於文章訓詁之
列作爲論說辨議講章集解等書以助其狂瀾虐焰然
皆鄙悖不通蜣丸自矜而章句集註之義懵然不能以

章解句釋反目爲迂腐平淡而厭棄之於是斯道如日
中必焚而妖氛魔霧復充然雜亂晦冥於兩閒以至於
今而未知何底嗚呼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師傳之
弟弟復爲師輾轉紛紜相率於昏衢鬼窟之中而罔知
所出者豈必其聰明才智之眞不若古人哉夫亦忽於
章句集註之故也其忽於章句集註者先由於字義之
不明無以提關啟鑰以發其奧窔也然則字義不明不
惟儒者之學入於詖淫邪遁之途卽文章訓詁亦祇成
刻人糞爲旃檀而欲求香氣矣善乎伊川程子之言曰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

曉而見意者也朱子或問中力辨恕字之義於漢臣邳
惲之恕已量主范忠宣公之恕已則昏謂一字之義有
所不明其禍害遂至於相率爲不肖大啟人臣賊君之
罪由此觀之可以見字義之所繫甚重以切而從事於
經書傳註者之所當先務矣北溪陳安卿先生淳親炙
於子朱子而子朱子謂其學見本原者所著字義上下
二卷門類分爲二十五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
廣大閎博而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
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
目張條分縷析徧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其爲說又未嘗